

哪些书会打动我

江晓原



作者简介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我国第一位天文学史专业博士,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

江晓原已在国内外出版著作百余种,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著作多次获中国好书、中华优秀出版物等大奖,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关注。长期在报刊开设专栏,发表大量书评、影评及文化评论。

多年来我一直乐于做一件事情,我称之为“替人读书”。其实说白了就是将自己的读书所得分享给大家,不过我极少参加读书会、读书俱乐部之类的活动,我更愿意通过写书评、作书序等形式诸文字的方式来分享。作为书评人,我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几条原则:绝不因为情面而推荐不好的书;绝不评论或推荐未曾亲自翻阅的书;书中如果有缺点,我也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如实指出。

奇怪的心理

我写书评或作书序时,还会有一个奇怪的心理:我觉得如今大家都很忙,许多人感到没有时间读书,特别是那些大部头的书,更让许多人望而生畏,而我恰好是有时间读书的,而且读得很乐,所以我很乐意“替人读书”——如果有人读了我的书评或书序,因为对该书有了了解,就不亲自去读那本书了,我也十分乐意看到这种情形。

比如尤瓦尔·赫拉利近年来已有四种著作被引进中国,依次为《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这四本书加起来篇幅颇大,许多人没有时间将它们通读,所以当出版社希望我为最新

的第四本书写导读时,我就将四本书都读了,并写了一篇对这四本书一起评论的导读文章。我指出赫拉利从最初的“谎言叙事”(认为谎言造就了人类文明)演化到现今的“网络叙事”(用网络的概念来解释历史上各种各样的重要事件,比如纳粹德国的出现),并指出赫拉利的新解释虽和他之前的著作一样,不能导出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纲领,但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发。书中最有价值的观点之一,是致力于破除“天真的信息观”——认为信息越多越好,并相信越来越多的信息终将导向真相和真理。赫拉利认为这种信念是完全错误的。他还对人类日益依赖人工智能,直到最终被人工智能完全控制的前景,明确表示了忧虑。这些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写序时的想法

我基本上只给那些让我感兴趣,或者打动了我的书写书评或作书序,这样的书当然很多,我当然只能有缘相遇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既然有缘相遇了,我就会兴味盎然地读它们、评论它们,或给它们作序。多年来这样的书序我写了不少,近年三联书店出版我的作品系列,其中有一本《人我书前》就是我为中外书籍所作之序的总结。

比如我为《爱因斯坦陪都》写的中译本序,因为这书研究的是学术界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争议,而这是一个对一般读者来说相当高深的话题,所以我在序中提供了必要的科学、哲学背景和解说,力图能够有助于读者看懂这本书:从古希腊的托勒密地心宇宙算起,我们接受过的宇宙图像已经经历了多次改变:哥白尼的,开普勒的、牛顿的、爱因斯坦的……到目前为止,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描绘的宇宙图像,是我们接受的最新一幅。由于我们相信科学还将继续发展,所以我们完全无法排除再出现另一幅新宇宙图像的可能性。至于这个新图像什么时候出现,那是不可知的。而在司法运作中,陪审团和法官最终判决中所认定的案情被称为“法律事实”,教科书告诉我们,“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因为在很多案情中,绝对的“客观事实”是得不到的。与此相仿,科学共同体最新认定的那幅宇宙图像(就是爱因斯坦陪都审判的广义相对论所描绘的宇宙图像),被称为“科学事实”,史蒂芬·霍金和一些哲学家则告诉我们,“科学事实”也不等于“客观事实”,因为“不存在与图像或理论无关的实在性概念”。从哲学上来说,绝对的“客观事实”同样是得不到的,我们只能在“依赖模型

的实在论”意义上来理解外部世界。

不能把技术的成就记到科学的账上

书籍引起我的兴趣或打动我,有各种情形。其中一种,是遇到的书恰好与我正在思考或研究的课题有关,这样的书我不仅会自己认真阅读,还会写书评,或在我特约主持的《中华读书报》版面上为它安排约稿书评。

比如《工程帝国:19世纪英国技术文化史》这本书,和我近年来一直提倡的“将技术和科学视为两个独立的平行系统”“不能将技术的成就算到科学的账上”“我们应该给予工程师更高地位”等学术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视为一个来自英国历史的有力旁证。本书专门考察蒸汽技术在轮船、铁路和电报发展中的应用,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作者明确宣称要将“科学”与“技术”区分开来,意在引导更多学者认真对待技术史。作者反对通过混淆科学和技术的定义,把技术的功劳记到科学的账上;也不赞成在二者之间建构虚假的因果关系,而是要正本清源。尽管工程师群体为英国工业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和科学家享有的声誉和社会地位相比,却似乎始终是“二等公民”,而本书开宗明义就指出“工程师是帝国的缔造者”。

又如《好奇心改变世界:月光社与工业革命》,虽然卷帙颇大(中译本700余页),恰好可以和上面那本书配合起来阅读。两书在不同的侧面讲述了不少与瓦特及蒸汽机有关的历史,纠正了以前许多普及读物在此事上所描绘的错误图景。在瓦特和蒸汽机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至少在18世纪的英国工业城市里,科学和技术是分别由两群不同的人所从事的。大学教授和博士们远离世俗社会和如火如荼的商业活动,研究科学(当时他们更愿意称之为“自然哲学”)——实际上经常只是对世界的哲学解释。而投身商业活动的工匠、技师、工程师和厂主、船主、店主等等,则在火热的商业活动中钻研和推进技术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可以立竿见影地为他们带来真金白银。皇家学会是科学家的代表,是前一群人的高端俱乐部,而后一群人除了比较严密的行会组织,其实也有类似的俱乐部,比如著名的“月光社”。但前一群人的聪明之处在于,当后一群人有人做出了杰出成就时,就适时将他们吸纳进自己的群体。瓦特和月光社的另外四位成员就在1785年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引发了工业革命,西敏寺有为他镌刻的纪念碑文,其中说“他是物

理学研究的先行者……他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这段奇妙的碑文,将能工巧匠瓦特变成了“科学家”,将瓦特的技术创新变成了“物理学研究”,这就一举将蒸汽机——其实也就是将工业革命的功劳记到了科学账上。

新知的喜悦

还有一些书,将我引入了之前我并不熟悉或并未关注过的领域,但我读了之后,颇有收获和心得,在这种获得新知的喜悦触动下,我也会撰写书评或答应写序,这样的书评、书序我也不时会在各种媒体上发表。

比如《量子霸权:量子计算机革命如何改变世界》一书。“量子霸权”一词最初由物理学家于2011年提出,意指量子计算装置所能拥有的远超经典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本书作者加来道雄是美籍日裔物理学家,出版过多种物理学方面的通俗著作,他在本书中对量子计算技术的发展史作了通俗生动的讲解,并展望了量子计算技术在未来的应用场景,以及这些应用对未来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涉及能源、材料、健康、饥荒、战争、全球变暖、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各种领域。本书虽然从过去讲到未来,但过去只是理解问题所需的背景和铺垫,对未来的展望才是重点。

今年我接触了三本有关汉字命运主题的学术著作:《汉字王国:让中国走向现代的语言革命》《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汉字革命: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特别是《汉字革命》,在当下的中文读物中是一本相当独特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书深入考察了已被公众淡忘多年的“汉字革命”运动,包括这个运动的国际背景,运动自身的学术理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罗马化运动和拉丁化运动,以及“汉字革命”运动在1958年出人意料地急速停止。作者还颇有说服力地将这个运动的始末与国际社会风起云涌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潮流相对应,力图给出富有历史意义的解释。如果废除汉字,实际上就等于在西方文化的围剿面前投降或自杀,也就谈不到“突围”了。而研发中文打字机,则是坚持抵抗、寻求突围的努力之一。《中文打字机》作者深刻指出,正是将西文打字机那种“所打即所得”的“打字”,改变成为今天电脑时代的“输入”,完成了汉字的突围——今天,所有对汉字的质疑都已瓦解,所有对汉字的围剿都已溃散,汉字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将来还会走向星辰大海。

鲁迅与篆刻

顾农

鲁迅先生书法绝佳,流传在外的作品很多,世所敬仰;篆刻较少动手,而用印则相当讲究。他早年所用的印章,有若干出于著名艺术家陈师曾之手,保存到现在的还有五方之多,文字分别作“会稽周氏”“周树”“侯堂”“会稽周氏收藏”“周树所藏”。

陈师曾(1876年~1923年),名衡恪,以字行,别署陈朽道人。江西义宁人,诗人陈三立之子、学者陈寅恪之兄。他早年与鲁迅在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同学,毕业后同船东渡日本留学,后来又在北京教育部同事,关系一向十分密切。陈师曾为书画篆刻大师,鲁迅对他评价很高。到晚年编印《北平笈谱》时,特别选录了他的不少作品。

到了上海以后,因为环境变化了,鲁迅雅兴减少,有时也就随便刻几方印

章来用,但常用的一方,则出于著名的西泠印社中人。从1913年到1935年,鲁迅同该社保持了二十多年的联系,向该社购买过许多碑帖、拓片和书籍,也在这里买印泥、图章。《鲁迅日记》1931年6月7日记有“同三弟往西泠印社买石章二,托吴德元、顾寿伯各刻其一”。吴、顾二君都是当时著名的印人。

1933年鲁迅与郑振铎合作编印《北平笈谱》,签条请沈兼士写,扉页题字则出于沈尹默手笔,鲁迅的序请“天行山鬼”即魏建功,郑振铎序请郭绍虞,全都相当讲究。为了配套,用印也须考究,于是鲁迅请郑振铎在北京寻找合适的人,郑先生推荐了刘淑度(1899年—1985年)女士。刘女士是郑的学生,曾经跟齐白石学过篆刻。鲁迅1933年11月11日致郑振铎的信中说:“名印托刘小姐刻,

就够好了。居上海久,眼睛也渐渐市侩化,不辨好坏起来,这里的印人,竟用楷书改成篆体,还说什么汉派浙派,我也就随便刻来应用的。至于印在书上的,那西泠印社中人所刻,比较的好。”刘淑度按鲁迅的要求刻了两方印:“鲁迅”“旅隼”,刻好后请齐白石以及贺孔才、董鲁等先生过目,他们对“旅隼”一印提了些意见,可惜由于交件时间紧迫,未及重刻。这两方印至今还保存着。

到1981年,刘淑度女士为《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刻了一方书名片,刊入书中,同时又写了一篇《回忆鲁迅先生二三事》,亦收入这本纪念文集中。

鲁迅不仅讲究篆刻,而且也很懂得篆刻。1916年他曾为二弟周作人修改过一篇《(砚盒印存)序》,文中写道:“印盖始于周秦,入汉弥盛……今

秦玺希有,而汉印时见一二,审其文字,大都方正匀曲,绸缪凑合,又能体字画之意,有自然之妙……岁丙辰三月,张梓生示《砚盒印存》一卷,云是山阴杜君泽卿之所作也。用心出手,并追汉制,神与古会,盖粹然艺术之正宗。”从这些议论看,鲁迅对印学也颇有研究,推崇汉印,大有见地。

鲁迅也曾自己动手刻过印,现在所知者有四方。他在南京读书期间刻过三方闲章,文字分别是:“夏剑生”“文章憎我”和“戎马书生”,最后一方现存,正方形,小篆,阳文。后期则刻过一枚名字,长方形,草书,白文,只作一个“迅”字。这方印后由许广平捐献给国家,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戎马书生”与“迅”二印印蜕,可以在《(画者鲁迅)》(王锡荣选编,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书中看到。

瓊家花园上演70年人间悲喜剧

何灿

叶兆言在长篇小说《瓊家花园》中,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出具有时代感的事物并将其意象化,深情书写当代历史与社会文化,刻画人与人之间细致入微的爱。《瓊家花园》写南京一座老宅院里两个平民家庭的故事,描画出近70年的历史沉浮。作家运用沉静的低音来写人物命运的起落,70年间社会变迁都在其中。

叶兆言在小说扉页上引用了陈寅恪在1957年题王国维《人间词》及《人间词话》新刊本的诗:世运如潮,文章得失,风云变幻,人间词话。人与人之间的爱是叶兆言一直书写的主题。叶兆言思考并书写当代中国的普通家庭、普通人的生、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于是就有了《瓊家花园》。历史与当下,时代与个人,真爱与虚妄,沉沦与救赎,都是《瓊家花园》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叶兆言的真诚思考。小说中,有人的爱有着落,有人的爱却无处安放。瓊天井是小说毫无争议的主角,一个像“阿甘”一样的傻小子“一事无成”的一生。过好平凡的日子,也是一件了不起的“本事”。“我想写一个有爱的男人,成功与否对他来说不重要。他爱一个人,可以爱一

辈子。他的爱有着落,他是最幸福的人。”

渐渐远去的日子,在诉说中得以长存。从传呼电话到BP机,从粮票到外汇券,从友谊商店到金陵饭店瓊官。小说不是历史,然而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记录更真实。20世纪50年代,留洋归国的费教授慕名到此,居住在摇摇欲坠的藏书楼遗址。结庐在人境,怡然自乐,他像遥远的古人一样生活。1970年,瓊家花园搭起成排的简易棚。中学教师瓊民有为费教授四处奔走,讨还薪水。他想挣得150元辛苦费,买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向照顾儿子瓊天井的“家庭妇女”李桂佳求婚。她在内心,其实很愿意嫁给他。上世纪90年代,最早一批个体户当街卖了盐水鸭,瓊家花园的有钱人突然多了起来。此时,瓊天井告别了20年钳工生涯,他开始着手修缮狭小的老屋,筑成温暖的小巢,等待服刑十年的妻子早日回家……

世事如潮过,寻常百姓家。《瓊家花园》以南京城南一座老宅院,两个家庭,三代人悲欢交集的人生故事为主线,书写共和国七十余载平民史诗。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对外开放、出国潮、下海经商、国企

改革、发展经济、棚户区改造……“瓊家花园”目睹了主人公瓊天井及一众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的命运起伏,也见证了当代重大历史时刻的轮番登场。叶兆言说,“它是我体量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的作品。这部小说中有太多我的记忆,我正在和自己及同代人对话。”

“瓊家花园”是瓊家曾经辉煌的象征,但作家并没有从头讲起,也没有从最辉煌的时候讲起,故事涉及的最早时间是1954年,当时瓊家已经衰败,小说则是从更晚的1970年开始写起,主人公瓊天井对自己的亲生母亲都没印象,自然也就无法想象瓊家曾经的辉煌。可见,作家并不想讲一个发奋图强的励志故事,也不想讲一个让人顶礼膜拜的英雄故事。这当然是作家有意识地选择,人物是主动卷入恢宏历史的主体,从这种平凡人物的选择中能感受到作家内心绵延不绝的温情。

叶兆言曾经是先锋文学的标志性作家,但《瓊家花园》里并不是有意在作形式实验。小说没有按照线性时间铺展开,而是在各个标志性的时间段之间来回跳跃,但每章内部还是按照清晰的时间线索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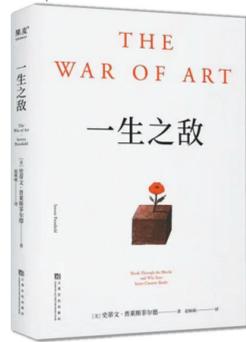
现,并且没有完全拘泥于章名中的年份,不能说打乱时序没有意义,相反有很大的意义,但并非有意制造陌生感,因为小说自始至终并未背离现实主义。确如作家所言,这是一个想留给女儿的故事,换句话说,想与晚辈沟通交流,向他们传递自己所了解的历史,所以这部小说是面向未来的,是留给后来者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这个叙述者几乎变成了一个理想父亲的形象,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不回避自己的无力,更不帶有一丝居高临下的指点口气,他告诉晚辈历史的种种概念,或是自己总结出来必须遵守的经验,而是以平等的姿态一起直面生活的迷雾,体验每个人的情绪。

小说的历史线索非常清晰,但即便如此,混沌感还是四处弥漫。叶兆言认为,“那些没交代结局的故事,不知道结局就对了,好多东西我自己没搞明白,不是我没搞明白,是历史也没搞明白。我想描写时代记忆,真相如何不重要。”历史波澜壮阔,社会日新月异,叶兆言注视的是改革年代普通人的生命历程,镌刻着超越时代的朴素与真诚。

■聊书

重启人生不只在剧本里

李海卉



有人曾经问海明威写作的秘诀,海明威说,写作很简单,就是坐在打字机前,流血,仅此而已。职业作家不会等待灵感的降临才开始写作,而是每天坚持坐下来码字。就像毛姆所说:“我只在灵感到来的时候写作,幸运的是,它每天早上九点准时出现。”

当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写出第一本书的时候,已经52岁了。回顾自己的整个创作历程,他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两个人生。一个是我们正在生活的,

另一个是我们想要但从来没有活过的。这两者之间天差地别,而造成这个差异的原因不来自外界,而来自自己。作为一个曾跌入谷底的过来人,史蒂文以其毕生的经验写下《一生之敌》,总结了造成人生困境的根源——内阻力,它不仅是一种拖延和逃避,更是一种深植于内心的恐惧和自我怀疑。史蒂文指出这个敌人是我们过上另一种人生面临的挑战,它会阻止我们追求梦想和实现目标。

《一生之敌》是这样一本书:它为每一个人而写,尤其是创作者、创业者、拖延症患者、浪费天赋之人,它试图证明重启人生不只存在于剧本里,它应该被放在你的书桌上、工作台上。

什么是内阻力?除了拖延症,它还包括恐惧、焦虑、抑郁、批评、不快乐、攻击性、自我怀疑、夸张的幻想等方面。内阻力是来自你内心的一种自我破坏、自我欺骗和自我侵蚀的力量。每当我们想进行一点艰难的、长期的行动时,它就会冒出来。而职业选手面对内阻力的时候,是“全神贯注”,每一次克服内阻力,都是向着理想自我迈进的重要一步。所以,史蒂文的建议是,成为职业选手。这里说的职业选手,并不是指任何领域的专家,而是专注于做事的人。假如你要追求自己心里真正的梦想,你就不能像个业余爱好者一样,高兴了就做,不高兴就不做。你应该像个职业选手一样去行动。职业选手之所以能够让内阻力逃跑,正是因为他们拥有坚定的立场和强大的行动力。他们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影响,认定自己的目标是使命所在,一定要完成它。

王阳明在《传习录》里这样说,“知行合一。行而不知之成。”其实,我们不必强求那些本来就不存在的资源,而是把自己现有的一切变成资源。在这一生里,我们的任务不是把自己塑造成想像中应该成为的样子,而是找出我们天生是谁,并成为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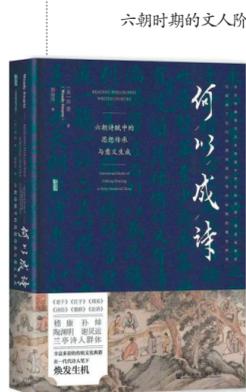
“成为创作者的唯一秘密是:开始做,不要停。”阻力不是你失败的理由,而是你即将成功的信号。每一次你战胜阻力的尝试,都是在塑造一个更强大的自己。正如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所说:“当我们战胜阻力,坚持创作和追求梦想时,我们不仅在创造作品,更是在创造自己。”

创造性工作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也不是为了表演博取关注。它是给世界和自己的礼物。采取行动时,不妨扪心自问:如果我是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我还会这么做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恭喜你,你找到了你的一生所爱。正如诗人余秀华所写:“我用最忠诚的文字把自己平放在世界上,一切的苦厄都成了配菜。”

■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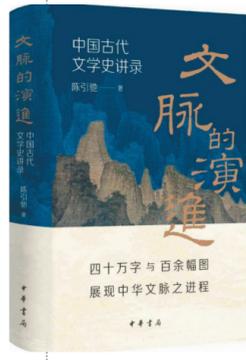
异彩纷呈的文化图景

《何以成诗:六朝诗赋中的思想传承与意义生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六朝时期的文人阶层以一套独特的、镶嵌式的方式参与了文化传承,生产了呈指数级增长的文化财富。美国罗格斯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田菱,借助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考察典故与引文,对嵇康、孙绰、陶渊明、谢灵运以及兰亭诗人的诗赋作品展开细读,探讨了它们与《老子》《庄子》《周易》,乃至《诗经》《楚辞》《论语》等传统文化典籍之间的复杂关联。诗人们在哲学与文学之间落笔成诗,创造性地运用了异质多样、千变万化的文本和文化资源,展现了异彩纷呈的创作才能、思想理念与内心世界。

《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 中华书局



本书突破文学史叙述的一般格套,既见脉络的系统性,又见细节的丰富性,是很有视觉感的大学生课堂实录。全书融汇历代文人士与海内外学人的作品、卓识,文学情怀贯穿始终,打破定论,提出对中国文学史的三个轴心时代的独到之说、注重早期文学脱离音乐之后对文学表现力的追求、聚焦近世文学对唐宋文学的承转变创、描绘近代文学转型的多元图景。

《明代中国的大航海——郑和下西洋论稿》 科学出版社

郑和下西洋反映了明代中国在古代丝绸之路之上达到的新高度。本书收录作者在郑和下西洋领域30多年爬梳整理文献史料的研究论稿。通过郑和下西洋的视角,揭示了15世纪始自中国沿海,经过马六甲海峡,运至非洲东海岸的贸易交往盛况。